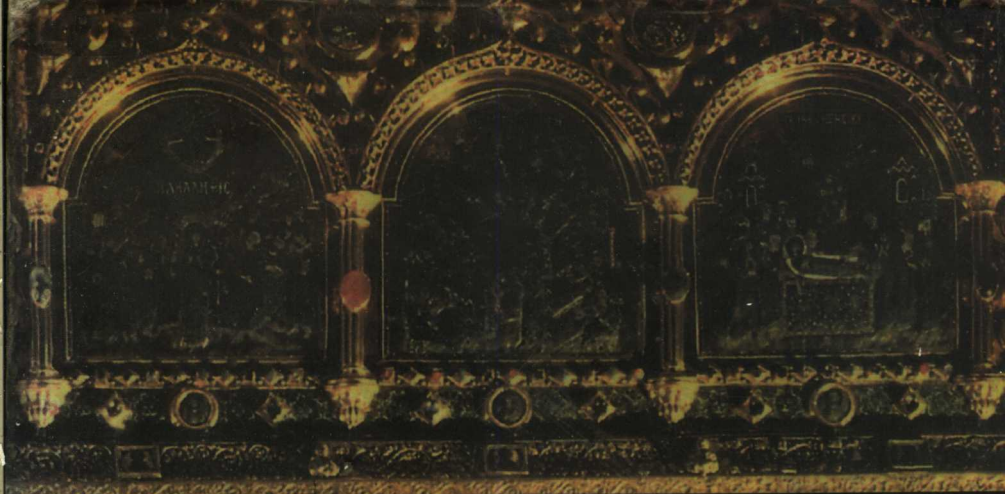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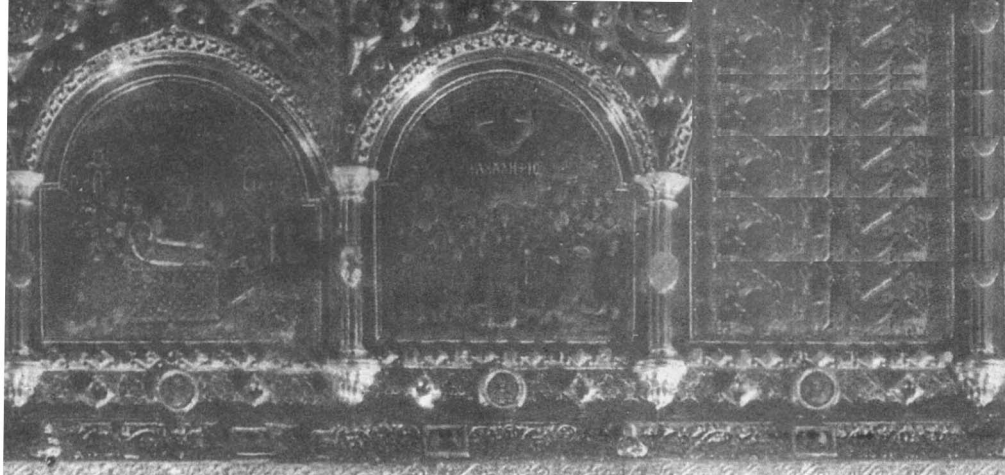




名著新译

[法] 左拉著 朱静译

金钱



名著新译

[法] 左拉著 朱静译

金钱

花城出版社



金 钱

[法]左 拉 著 朱 静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1插页 29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60-2464-9

I·2124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爱弥尔·左拉 1840 年生于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他中学会考失败后，就进入阿歇特出版社当小工。他聪明能干，很快就负责广告部工作，因而结识了当时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如：泰纳、圣·勃夫、米什莱等，于是开始了写作生涯，1864 年出版了《给妮侬的故事》，后来一发而不可收，他辞去了书店的工作，成为职业作家。

左拉很钦佩龚古尔兄弟，又深受泰纳观点的影响，他不满足于继承前辈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成果，他要寻找新的创作方法来反映他当时的社会。1867 和 1868 年，他分别发表了《泰蕾丝·拉甘》和《玛德兰娜·费拉》，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初露端倪。十年后，他才正式系统地提出自然主义的创作理论。从 1868 年起，他拟定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庭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史》的创作计划。他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下以世代遗传为脉络，描写一个家族几代成员的经历、故事。他勤奋地写作，从 1871 年起，平均每年发表一部小说，前后二十五年，他一共写了二十部。每部都以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为主人公，既各自独立成章，又相互有着承上启下的联系。左拉相继为我们展示了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金融界（《金钱》1891）、宗教界（《莫雷神甫的错误》1875）、政界（《欧也尼·卢贡阁下》1876）以及巴黎的工人们（《小酒店》）、寻欢作乐的人们（《娜娜》1880）、大商店（妇女

乐园》1883)、矿工们(《萌芽》1885)、艺术家们(《作品》1886)、农民们(《土地》1887)、铁路网(《人兽》1890)、战争(《崩溃》1892)……左拉以史诗般的手法展现了一整部法国第二帝国的兴衰史,《金钱》(1891)是其中的第十八部。

《金钱》的主人公萨卡尔是卢贡-马卡尔家的小儿子,他搞房地产投机失败了,小说开头,他在金融界潦倒失势,没人理睬。他假借其哥哥卢贡——帝国大臣——的名义,联合了几个投机家,建立了一个股份银行——世界银行,来投资工程师汉姆林梦想多年的开发东方的计划,他们还把世界银行的股票拿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在交易所里,世界银行遇到了劲敌——称霸金融市场的犹太银行大王甘德曼。萨卡尔为了战胜甘德曼,用尽了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他冒险提高股票行情,不到三年的时间,世界银行股票从五百法郎上涨到三千法郎,他甚至冒险让世界银行吃进自己的股票来保持股价居高不下,最后终于库存空虚,无力与资金雄厚的甘德曼抗衡,同时也由于女投机家桑多夫男爵夫人探得了他的底细,并且告知了甘德曼,使得他全线崩溃,众叛亲离,世界银行的股票直线下跌到三十法郎,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萨卡尔和汉姆林被捕入狱,追随他们的人们被逼上了破产、逃亡、自杀的绝路,世界银行苦心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则全都落入了甘德曼的血盆大口之中。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正是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兴盛时期,资本主义大生产获得了充分发展。一项项规模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势在必行,然而,一般的私人资本是无力承担这些大工程计划的,于是,信用制度快速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金融投机也盛行起来。稍有一点钱财的人们都被轻易致富的欲望驱使着投入到投机赌博的狂潮之中。在这股狂潮中,像萨卡尔这样两手空空来到巴黎的一个穷光蛋,凭着他的精明、胆量、卑鄙和残忍,往往会在冒险中成为一个暴发户,也往往会一夜之间又两手空空,重新成为一个穷光蛋。他越是成功,越是贪得无厌,越是惨败,贪心越大,他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投机、冒险。萨卡尔很有煽动性，他把人们内心的发财欲望诱发出来，骗取他们的全部财产，让他们争先恐后、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他，企望他能给他们带来大把的金钱，去实现他们各自的生活梦想，而萨卡尔则以众人的巨大财产无所顾忌地去进行冒险，他像个司令官似地调动成百上千万的金币大军上战场厮杀。他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世界银行崩溃后，萨卡尔的追随者们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而萨卡尔却无所谓损失巨大，他本来就是个身无分文到巴黎来闯荡世界的穷光蛋，何况他还有一个当大臣的哥哥。卢贡并不愿意有一个弟弟在巴黎坐牢，他安排弟弟离开了法国。萨卡尔离开了法国后，又瞄准了荷兰围海造田的投机事业。萨卡尔正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新式资本家的典型，他们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贪图享乐，有着强烈的征服欲，不达目的决不甘休，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金钱、女人、婚姻、投机、赌博，一切都可以为他们所用，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萨卡尔的对头甘德曼，则是一个老式资本家，他长期积累起十亿法郎是实实在在的，他谨慎小心，按照逻辑办事，他以逸待劳，窥探时机，一旦敌人疯狂跳跃后精疲力竭时，他就猛扑过去，把对方彻底打倒，不给敌人有喘息的余地。甘德曼与萨卡尔不同，他不图享受，他没有什么奢侈的欲望，获得金钱是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和乐趣，他不像萨卡尔那样不断突发奇想，为宏伟的建设性计划所激动，并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计划的实现之中去，一个计划失败了，只要一息尚存，又会设想出另一个计划，不遗余力地投身进去。但是在小说中，萨卡尔失败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萨卡尔们的羽翼还不够丰满，与长期积聚了巨额财富的甘德曼们抗衡，实力还差一点。萨卡尔们几经大起大落，在政治经济上积聚了相当的实力，野心勃勃，积极进取的萨卡尔们必将取代老奸巨滑、暮气沉沉的甘德曼们，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在《金钱》中，左拉刻画了一群大股东，小股民们。他们灵魂深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金钱。他们在金钱面前一个个都赤

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原形，乌雷议员上窜下跳，在卢贡和萨卡尔两兄弟之间周旋，窃取情报，制造交易所的轰动，自己乘机捞一把；鲍汉侯爵赢了钱放进自己腰包，输了钱就赖账；台格尔蒙一有风吹草动就反戈；出身高贵的桑多夫男爵夫人用色相来换取交易所的情报，与街头女郎无异，只不过她的外表包装更华丽一些罢了；那专门收购倒闭公司的股票、无头债券，刺探别人隐私的布什和梅山大妈，他们躲在交易所对面楼上的小屋子里，专等着交易所大战以后横尸遍野时去捡拾死人身上的遗物，或者像秃鹫似地把战场上的牺牲者们啃得尸骨无剩。大崩溃后，布什到波维里埃伯爵夫人家里索要伯爵留下的风流债，他残忍地把已经身无分文的伯爵夫人最后保存的一枚祖传戒指抢走，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梅山大妈专收废纸般的倒闭公司股票的黑皮包不断地在萨卡尔眼前出现，也时时让萨卡尔们即使在兴盛时期也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至于波维里埃家母女俩，经纪人马卓，勤杂工德茹瓦，莫让德老夫妇……他们最后的财产和毕生心血，甚至生命，都被交易所这个老虎口吞吃殆尽，他们都充当了金钱战场上的炮灰，是萨卡尔们和甘德曼们厮系较量的最大的牺牲品。左拉向我们揭示出交易所兴盛希望的另一面，是和着血泪的毁灭。

左拉揭示了金钱使人们疯狂、丧失理智、欲罢不能地定向毁灭，但是，他并不一概否定金钱，他通过卡洛琳娜夫人又揭示出了金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动力，人们不顾一切获取金钱所造成的肮脏和罪孽不应该由金钱来承担，应该由人来承担。左拉通过他笔下的马克思大弟子西吉斯蒙的口，提出了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左拉并没有找到一条理想的社会改革的道路。也许，这需要全人类去共同探索这条社会改革之路。

朱 静

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

目 次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6
第三章.....	63
第四章.....	88
第五章.....	113
第六章.....	144
第七章.....	174
第八章.....	195
第九章.....	222
第十章.....	254
第十一章.....	286
第十二章.....	312

第 一 章

交易所的钟敲十一点了。

萨卡尔走进桑波餐馆金碧辉煌的白色大厅。大厅里有两扇高高的窗子朝着交易所广场。萨卡尔朝那一排排小桌子扫了一眼，小桌子旁饥肠辘辘的客人挤得满满的，他很吃惊竟然没有看到他要找的那张脸。一个侍者端着盘子从人群中挤过去，萨卡尔叫住他问道：

“乌雷先生来过没有？”

“没有，先生，他还没有来。”

窗边有一个客人离座走了，萨卡尔决定坐下来。他原以为自己来晚了呢。侍者来换餐巾时，他把目光投向窗外，在人行道上的行人中寻找他要找的那张脸。侍者把餐具都放好了，他仍不点菜。他朝广场看了好一会儿，五月初的天气很晴朗，广场上阳光明媚，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广场上几乎空荡荡的；嫩绿色的栗子树下的长凳上也是空无一人；公共车站上，公共马车沿着栅栏从头至尾排了一长队，到巴士底狱的慢车在花园拐角处的办公楼前停下，既没有人下车，也没有人上车。中午的太阳光直泻而下，纪念碑及其支柱、它的两座雕像、它的台阶下宽广的底座平台，都沐浴在阳光之中，平台上整齐地放了几排椅子。

萨卡尔转过身来，看见股票经纪人马卓正坐在他边上的桌子旁。他伸出手和马卓打招呼道：

“瞧，是您，您好！”

“您好！”马卓答道，一边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

马卓是一个棕褐色头发、又精神又漂亮的小个子男人，他三十二岁时继承了他一个叔叔的经纪事务所。他似乎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对面那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满面红光的胖先生身上，他就是有名的阿玛第安。自从他购买了塞尔西斯矿的股票，交易所里对他就另眼相看了。那次塞尔西斯矿的股票跌到十五法郎，大家都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收购此股票，阿玛第安却不加思索倾其所有，二万法郎全投了进去。他并没有作计算，纯粹是碰运气。今天，那里真的发现了相当丰富的矿藏了，股票升到一千法郎，他赚到了一千五百万法郎。当时那孤注一掷极有可能使他垮台的，如今却使他进入大金融巨头的行列中了。别人见了他都要敬礼，还不断有人来向他咨询请教。不过，他好像已经心满意足了，整天陶醉于他那天才的、神话般的、孤注一掷的那次行动之中，并且不再亲自购买股票了。马卓梦想着当他的股票经纪人。

萨卡尔没有能从阿玛第安那里获得一丝微笑，他就去招呼对面桌子旁的三位老相识，这三位都是做投机生意的，他们叫费尔罗、摩赛和萨尔蒙。

“你们好！一切都好吗？”

“不错……您好。”

他感到这几个人对他也很冷淡，几乎是一种敌视。费尔罗又高又瘦，说起话来指手划脚，尖尖的鼻子，瘦削的脸颊，像个风尘仆仆、四处游荡的骑士。他热衷于冒险，总是做“多头”，并声称每当他考虑多了就会倒霉。他脾气暴躁，急于求成。摩赛与他正相反，矮个子，脸色泛黄，得过肝病，不断地自怨自叹，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怕倒霉。萨尔蒙是个漂亮的男子，虽然五十多岁了，但仍很注意修饰自己，一口漂亮的小胡子，始终快快乐乐的。他从来不说话，只以微笑作答，谁也不知道他是做“多头”还是做“空头”，甚至弄不清楚他到底在做股票生意没有。摩赛很注意萨尔蒙听别人说话的样子，甚至有时候，摩赛把自己的打算吐露给了他，因为他沉默不语，摩赛就赶快去改变自己的指令。

萨卡尔因为受到冷遇非常恼火，他谁也不看，挑衅地瞪着眼睛在大厅里扫视了一圈，只有一位坐着的高个子年轻人和他互相点了一下头。这个年轻人与他相隔三张桌子，这是漂亮的萨巴塔尼，勒房丁人，棕褐色的长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但是嘴巴不好看，有点苦相，破坏了整张脸。年轻人的友好态度最终也激怒了萨卡尔。这个年轻人原来是一个外国交易所里的经纪人，是那种讨女人喜欢的神秘的小伙子，他去年秋天以来一直在做股票生意，有时还充当假账户。在一次银行风波中，他纠正了他的委托人的许多错误。他不知疲倦地干，渐渐地赢得了幕前幕后，甚至最隐蔽的操纵股市的人们的信任。

一个侍者走到萨卡尔跟前问道：

“先生，您要点什么吗？”

“噢！对……随便吧，来一盘葱烤排骨吧。”

他又唤任了侍者：

“您肯定我到以前乌雷先生没有来过？他不会来过了又走了吧？”

“呵！他绝对没有来过！”

十月份在房地产交易上的惨败，迫使他又一次倾家荡产，他卖掉了蒙梭公园附近的房产，租了一套公寓。以往，他一踏进餐馆，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来向他行注目礼，所有的手都会向他伸来，如今，只有萨巴塔尼之类的人还招呼他。他是个投机家。那次房地产闹剧使他一败涂地后，他输得精光但并无怨言，不过，他内心时刻想着要卷土重来。乌雷没有来赴约，使他非常恼火，乌雷原来一日答应十一点到这里来向他汇报和他哥哥谈话的情况，他哥哥卢贡是一个部长，时下正走红。乌雷是温和派议员，他像个大人物似的，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搞客而已。卢贡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会这样把他兄弟抛弃不管吗？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好兄长。那次灾难以后，让他去生气吧，让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公开与他断绝兄弟关系吧，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六个月以来，难道他不应该私下给他一点

帮助？难道他现在还忍心拒绝拉他一把？他不敢亲自去求他，怕惹他发火。整个胆小怕事又庞大无比的巴黎都在卢贡脚下，他只须一句话就能让他这个兄弟重新站起来。

“先生，您喝什么酒？”侍者问道。

“你们平时喝的波尔多酒。”

萨卡尔心绪烦恼，不觉得饿，他那盘排骨已经凉了还没有动过。一个人影在桌布上掠过，他抬起头来，是马西阿，这是一个红脸胖小伙，一个穷困潦倒的跑街，他认识。马西阿手里拿着委托单，正从桌子间穿过去，直接朝费尔罗和摩赛凑近去，把手中的委托单递给他们，看到他跟自己跟前走过没有停下，萨卡尔心里直冒火。费尔罗和摩赛正在讨论什么事情，他们漫不经心地朝委托单看了一眼：不，他们不想买股票，下次再说。大名鼎鼎的阿玛第安正低着头吃一盘生菜，一边低声和马卓讲话。马西阿不敢去打扰他就转向萨尔蒙，萨尔蒙接过委托单，看了好久，然后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马西阿。大厅里热闹起来了，其他股票经纪人也不断冲进来，大厅的门砰砰作响，人们相隔好远就大声交谈，交易气氛越来越浓。萨卡尔的眼睛始终盯着窗外，他看到广场上也渐渐热闹起来，车子和行人不断拥进广场，阳光下，交易所的台阶上已经有一些黑点点了，那是穿黑色衣服的人影。

“我再对您说一遍，”摩赛快快地说道，“三月二十日的选举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今天整个巴黎都倒向了反对派。”

但是，费尔罗只是耸耸肩，即使卡尔诺和加尔尼埃·巴吉都坐到了左派一边，后果又将会怎样呢？

“这问题像公爵们的领地归属一样复杂。”萨卡尔说道，“您不要笑，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和普鲁士打仗，阻止他们榨取丹麦来养肥自己，只是可以想想办法……是的，是的，当强者要吃掉弱者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完……至于墨西哥嘛……”

始终怕然自得的费尔罗哈哈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道：

“啊，不，亲爱的，别再为墨西哥担心伤脑筋……墨西哥将是当

今帝政的光辉的一页……鬼知道您从哪里来的消息认为帝国有恙？一月份三亿法郎的公债难道不是超过债务的十五倍了吗？这是一次具有压倒优势的成绩……瞧！我与您约定 1867 年，也就是三年以后，博览会开幕时再见，皇帝刚作出决定开这个博览会。”

“我对您说，一切情况都很不好。”摩赛垂头丧气地说道。

“嗨！让我们安静一些，一切都很好。”

萨尔蒙接着高深莫测的微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萨卡尔听着他们谈话，帝国似乎陷入了某种危机，他从帝国的危机想到了自己个人所处的困境，他又一次被打倒在地了。他的大起大落都源于这个帝国，它是否也像他一样从命运的最高峰跌到最悲惨的低谷？啊！十二年以来，他一直热爱着这个帝国，维护着它，在这个制度下，他感到自己如鱼得水，充满了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是，如果他哥哥要把他抛出这个圈子，如果人们把他和那些整天花天酒地的人士分开，那就一切都完了，那场房地产生意的失败，使得他前功尽弃。

大厅里闹哄哄的，萨卡尔沉浸在对过去的记忆中。他心不在焉地等着葱烤牛排，对大厅里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他在对面的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很讶。他个子虽小，但过去的岁月并没有吞噬掉他，已经五十岁的人了，看上去只有三十八岁，他人很瘦，像年轻人一样机灵，他黑黑的脸，双额深陷，尖尖的鼻子，一双细眼睛炯炯有神，他脸上的各部件安排都很得当，柔和活泼，有一种青春长驻的魅力。他头发还很浓密，没有一丝白发。他毫不气馁地回想起他刚到巴黎时的情景。那时候正是发生政变的第二天，寒冷的冬夜，他身无分文，饥寒交迫，饿倒在路边。啊！那时候，他初到巴黎，来不及解开行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他穿着污渍斑斑的短外衣，破洞绽开的烂靴子要去征服这个大都市！自从那天晚上以后，他经常很得意，成千上万的钱从他手中流过。他从来没有像守财奴似的拥有钱财不放手，不管是正在流通的，还是锁在柜子里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的。连篇谎言，虚构的故事，蒙盖着他的钱柜。他的钱柜

里的金币似乎都从许多不可知的窟窿流空了。终于他又像很久以前初到巴黎时一样流落街头，他还是那样年轻，和以前一样无所事事，受着饥寒交迫又野心勃勃的煎熬。他尝受过一切滋味，他从未得到过满足，他还没有机会，也没有来得及深深地啃咬过人或东西。在这时候，在马路上，他感到自己比刚到巴黎的人还不如，刚到巴黎的人还有希望的憧憬支撑着。一股无名火从他心里冒了上来，他要东山再起，征服一切，爬到比原来更高的地位，最终要把这个大都市踩在脚下，他不仅要装装门面的虚假的豪华，而且要建造一幢货真价实的大厦，要在装满金币的口袋上建造起真正的金币王国。

摩赛尖利的嗓音把萨卡尔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远征墨西哥每月要花费一千四百万，这是经梯也尔证实过的数字。在桑波餐馆里，只有闭上眼睛才看不出多数派已经动摇了。现在左派占三十几个席位，皇帝自己也明白既然他答应实行自由，绝对君主政权就是不可能的了！”

费尔罗不再作答，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态。

“是的，我知道，在您看来市场还很坚挺，生意很景气，但是，您等着瞧吧……巴黎的建筑拆得太多，也建得太多了。庞大的工程耗费了积累起来的资金，那些强大的信贷银行，看似很繁荣，您将会看到其中某一家腾飞的同时，其它各家银行则纷纷倒闭……更不用说老百姓受到的震动了。那为了改善工人生活，刚刚创立的国际劳动者协会使我很害怕。在法国有一股反对势力，一个革命运动正日益壮大起来，我告诉您，果子里已经有了蛀虫，一切都将完蛋。”

大厅里闹哄哄的。这个倒霉的得了肝病的摩赛，他一边说，眼睛一边盯着邻桌。马卓和阿玛第安正在低声交谈。他们谈得那么长久，渐渐地，整个大厅都不安起来了。他们窃窃私语在谈些什么？毫无疑问，阿玛第安在发指令，准备一鸣惊人。关于苏伊士运河工程，不好的风声已经传了三天了。摩赛眨眨眼睛，也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们知道，英国人要阻止我们参与那里的工程，可能会打仗。”

费尔罗被这个严重的消息震惊了。真不可相信，这句话马上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传开了，变成确有其事了：英国发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把工程停下。显然，阿玛第安和马卓谈的就是这件事，他让马卓卖掉他所有的苏伊士股票。大厅里空气混浊，杯盘乒乓作响，人们一下子骚动起来。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办事员突然冲进来，使得大厅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是小弗洛里，稚气未脱的脸上留了一把浓密的栗色胡子。他手里拿了一盒卡片冲进大厅，他把卡片交给他的老板，凑近他耳朵说了几句话。

“好！”马卓简单地应了一声，把卡片放进自己的记事本里。然后，他掏出怀表看看说道：

“快十二点了！告诉贝尔梯埃，让他等着我。您自己也到那里等着，快上去取电报。”

弗洛里走后，他继续和阿玛第安交谈，他从口袋里掏出另外几张卡片，放在桌布上他的盘子旁边。每一分钟都有一个顾客起身离座，他们都要凑过来看看，跟他说一句话，他在进餐间歇急急地把他们的话记在一张纸片上。不知从何而起的谣言像乌云似地散布开来了。

“您卖吗？”摩赛问萨尔蒙。

萨尔蒙仍含笑不答，使得摩赛心里惴惴不安，不知道英国的最后通牒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我有多少买多少。”费尔罗满不在乎地说道。

店堂里人头攒动，闹哄哄的，炒股票的人一个个都满头大汗。

萨卡尔决定把他点的葱烤排骨吃了，他对乌雷一肚子的火，他再也不对乌雷抱有希望了。他原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筹莫展，沮丧万分。他心里感到必须重新振作精神，重新开始。他首先想当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进入政界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不明白为什么司法界不像对他兄长一样，把他带进部长们的顾问圈中去。他觉得做投机生意大起大落，始终不稳定，即使从不欠别人钱，他手中有了一百万也不能睡大觉。现在，他认真反

省的时候，他寻思自己可能对这种金钱的搏斗感情太投入了，而这种金钱搏斗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经过了豪华富贵，也经过了贫困拮据。他做了十年新巴黎地区的房地产生意。许多实力更强的人在这生意上发了财，而他却两手空空，欲火中烧地出来了。对，也许他对自己真实的才干估计错了，也许他以他的活动能力和狂热的信仰会在政界一举成名取得成功。一切都取决于他兄长的态度。如果他兄长把他推出门外，那么对于他，或对于其他人来说，只能作罢。他将作一次非同小可的冒险，这点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起过。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一笔巨大的生意，这笔生意之巨令他自己都心惊肉跳，这笔生意的成功与失败都足以震撼整个世界。

费尔罗高声说道：“马卓，斯克洛赛破产的事结束了吗？”

“结束了。”经纪人说道，“今天布告将贴出来……你要怎么样？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事先得到一些令人很不安的消息，我赶快第一个脱了手，有时候往往要当机立断的。”

“有人对我说，”摩赛说，“您的同事雅戈比和德拉罗克在那里等着包圆呢。”

经纪人含糊地挥了一下手。

“嗯，那是那个死了的……那个斯克洛赛，大概是属于某一伙人的，他清盘后将到柏林交易所或者维也纳交易所去混混。”萨卡尔眼睛盯着萨巴塔尼，一个偶然机会使他得知了萨巴塔尼和斯克洛赛之间不为人知的联合：他们俩玩一个世人皆知的把戏，在同一股票上，一个做多头，一个做空头，输家和赢家对半分利，然后消遁而去。年轻人安详地付了账，然后挂着混杂着东方式和意大利式的讨人喜欢的笑容过来和他的经纪人马卓握握手，他弯下身，轻声给经纪人下了指令，马卓赶快记在一张卡片上。

“他要卖掉他的苏伊士股票。”摩赛说道。

摩赛实在拿不定主意，他情不自禁高声问道：

“怎么样？您认为苏伊士股票前景如何？”

喧闹的店堂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旁边桌子上的人们都朝这边转过头来。摩赛的问题道出了人们心头与时俱增的疑团。阿玛第安始终背朝着大家一句话没说，他请马卓来只是为了把他的一个侄子介绍给他。不断接到卖出股票的指令，开始使马卓奇怪起来，不过他出于职业习惯，只是点点头，也不说什么。

“苏伊士运河太好了！”萨巴塔尼唱歌似地说道。他走出去以前，特地拐过来殷勤地和萨卡尔握握手。

他那柔软得几乎像个女人的手，使萨卡尔保留了好一会儿他手上的感觉。萨卡尔现在正莫衷一是，不知如何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大厅里的这些人，他把他们都当成了骗子手。啊！如果让他再进入这个圈子中去，他要让他们尝尝厉害，他要剃他们的光头，让那些抖抖索索的摩赛们，大吹大擂的费尔罗们，弯腰弓背的萨尔蒙们，得意志形的阿玛第安们剃个光头。大厅里，熙熙攘攘的客人们的喧闹声夹杂着叮叮当当的杯盏碰击声，人们迫不及待冲出门口，把大门撞得乒乒乓乓作响。如果苏伊士股票暴跌，所有的人都必须到交易所立即处理自己手中的股票。萨卡尔从窗口往外望去，广场上停满了马车，挤满了人。他看到座落在广场中央的交易所大楼，原来阳光明媚的台阶上，现在人头攒动，像一条没完没了的长虫不停地拥进大门。柱廊上，渐渐也有几个穿着整齐的黑色礼服的男子，栅栏后边似乎还有几个妇女的身影在栗子树下晃动。

他正吃着侍者送上来的奶酪，突然听见一个粗重的声音，他抬起了头。

“请原谅，亲爱的，我赶不过来。”

乌雷终于来了，一个诺曼底人，一张粗俗奸诈的农民的脸却又装出一副老实相。他不假思索地随便要了一盘菜。

“怎么样？”萨卡尔压位了火气，干涩地问道。

乌雷是个小心谨慎又诡计多端的人。他看着萨卡尔并不急于回答，他一边开始吃东西，一边把脸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道：

“嗯！，我见到了大人物……今天早上，在他家里……呵，他非常